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夢補
第十三回 太虛境遣邀薛蘅蕪 紫檀堡補敘烈晴雯

話說寶釵臨終抱恨，直呼寶玉之名。霎時間，已魂離軀殼，似在夢裡一般，見有三個人笑臉迎上，寶釵向他們端詳一會，那一個便開口道：「孀子是不認得我的，我便是東府裡蓉兒媳婦。」又指著那兩個道：「這是我尤家二姨，就是璉二叔叔娶的二房孀子。這是尤家三姨。」寶釵道：「怪道都有些面熟，輕易不進咱們園子裡來逛逛，不在一堆兒厮混，所以生分了。」秦氏道：「今兒我和二姨、三姨來接孀子，順便進園子裡去走走。」寶釵道：「正是，我也多時沒到園子裡，今兒打伙兒去散散心也好。」當下出了院門，寶釵隨了秦氏等徑往大觀園來，各處看了看，道：「今兒有客，怎麼園子裡這班姊妹們倒躲的不見影兒了。」說著到了蘅蕪苑，寶釵便嗔上夜的老婆子不經心，又道：「屋子是要人住的，你看我離這裡不久就糟蹋的不像樣兒了。」

一時轉了出來，迤邐走近瀟湘館，只見許多挑夫絡繹不絕，挑的都是銀鞘，前後左右亂堆在地。寶釵驚異道：「聽見璉二嫂孀子只嚷著饑荒打不開，現放著的這些東西做什麼呢？」秦氏笑道：「銀子可不少，這會兒不能叫璉二孀子拿去打饑荒。」寶釵道：「銀子進來咱們園子裡，便是咱們府裡的東西了，現在太太這裡辦事有什麼使不得呢？」秦氏微笑不語。話未了，已到瀟湘館門前。寶釵似忘了黛玉已回家去，生前之事都已渺茫，拉了尤二姐道：「咱們進去鬧了林丫頭。」秦氏接口道：「林姑娘這會兒也不在家裡，咱們別耽誤了正經事，快走罷。」寶釵又問尤二姐道：「這幾時沒聽說鳳姊姊吵鬧，可和姊姊是好了呢。」尤二姐眼圈兒一紅道：「我們都是沒造化的，走得早了，要熬煎得一兩年，承望托了人家的福，也得過些好日子呢。」話未完，尤三姐把他釘了一眼道：「姊姊這會兒和寶妹妹講這些有要沒緊的話怎的？」秦氏一面笑著把話岔開，徑往前走。不覺已到園外，遠遠望見一所高大門第，門前車馬喧闐，甚是顯赫。寶釵指著問道：「這是那一家？勢派也不小。」

「秦氏笑道：「這就是孀子的家裡。」寶釵道：「你別胡說，正經我家裡在南京，那又摸到這個地方來了。」說話間，過了熱鬧地場，已行至鄉村，見一座小小結構的院宇，門戶煥然。秦氏向尤二姐指道：「這就是襲人的對頭家裡，如今可不是他歸結的所在了，還要來住幾天是免不了的。」

「尤三姐聽說，道：「你們真愛講個閒話，不怕寶妹妹聽了嫌煩？」說著轉過樹林，又見一院莊農人家，門前站立個人。寶釵定睛一看，認準是晴雯，便招手喚他過來。晴雯佯然不理，反轉身向屋門裡走了進去。寶釵生氣道：「難道他不是晴雯，怎麼叫他也不理？到底要喚他出來問個明白。」秦氏道：「他已不是咱們這一路的人，孀子別去理他，走咱們的路罷。」

寶釵往四野裡一瞧，便著急道：「正是跟你們走了半天，怎麼走到這荒村野地來了？到底是要到那裡去呢？」秦氏道：

「我們引孀子到來的地方去。」寶釵道：「來的是這條路，我不去。」回身便走，秦氏忙上前扯住道：「孀子愛去也要去，不愛去也要去，可由不得孀子呢。」尤三姐笑道：「寶妹妹別理他，我告訴你聽，我們去得的地方，諒來你也去得的。」寶釵意欲回身轉去，又無同伴，只得隨著眾人，便道：「今兒偏不帶一個人出來，叫誰去套輛車來才好。」尤三姐接口道：「我知道寶妹妹走乏了。」便向腰間掣出鴛鴦劍一柄，向地上一指，霎時起青雲四朵，一同踩雲飛起，徑往太虛幻境，書不細表。

且說寶釵所見的晴雯，畢竟是鬼是人，是真還是假？如不急於表明，閱者頗費猜疑。原來晴雯被王夫人攆出，病在他姑舅表兄吳貴家裡，寶玉去看了他一會，悲痛五中，嗚咽至三更，昏沉暈去。一靈出殼，徑進大觀園怡紅院內，依依不捨。這裡吳貴的女人，因日間和寶玉調情未遂其願，一夜不能安睡，等至天色微明，往柴房走動，見晴雯僵臥席上，只餘殘喘，便著緊叫他男人起來。那吳貴本是一個有名的醉泥鰍，糊塗到十分的，也認做他已死，趕緊的往裡頭領了賞項，買了一口單薄不堪的棺材，僱人往家裡一抬，多餘的銀兩留著自己吃喝花用，不管死活，把晴雯往棺裡一擦，就是隨身這兩件衣服，也沒裝裹，所有衣飾被褥，並襲人打發人送出去的包袱銀錢等物，吳貴的女人盡淨收拾掇在自己箱裡。

因吳貴有一叔子，老兩口在離城十五里紫檀堡地方務農為生。吳貴知他叔子空地上可以停放棺柩，自己先到叔子家裡告訴了話，同著來到地頭，指點一塊空地停放。吳貴回到家裡，因裡頭吩咐出來，說是害女兒癆死的，把屍棺就燒化了。吳貴便僱人把棺柩抬往城外化人廠，相離吳貴叔子的地頭不遠，正抬著走時，聽見棺材裡面叫喚起來，嚇得眾人連忙放下，也不去通知吳貴，各自走散。及至吳貴夫婦同往化人廠一送，只見廠里正在焚化屍棺，吳貴不問皂白，兩口子看了一看，便自回家。又怕他叔子查問晴雯遺物，著落他做些功德道場，便絕腳不到他叔子家裡去走了。

這裡，吳媽向來最最愛他外甥女兒的。自從晴雯的老子把他女兒賣給賴家，賴大家裡把晴雯孝敬了賈母，後來又派去伺候了寶玉，多年沒有見面，吳媽時常記掛。今聽說他外甥女兒死了，把棺柩抬來停放地頭。吳媽叫他男人去買了些紙錢，做了一桌羹飯，裝在籃子裡，提到路上見放著一口屍棺，也沒抬到地裡好好停放，吳媽也不見，想來就是他甥女兒在裡頭，止不住傷心哭了幾聲「苦命的女兒」。只聽得棺內應聲道：「我還沒死呢」。那吳媽連忙住哭細聽，棺材板片朽薄，裂的有二三分縫，便問：「你當真不死嗎？」裡頭應道：「正是。」吳媽趕忙回家告訴他男人，拿了斧子鐵錘，趕到棺邊細聽了個真，便把棺蓋撬開，見晴雯臉上雖帶病容，氣色甚正。兩口子把晴雯扶起，坐在棺內。恰有吳家鄰居幾個人，剛才聽見吳媽的話，當作一件奇事一擁而來。吳媽叫一個人快去拿了一隻筐籃同扁擔繩索前來。吳媽抱起晴雯，裝在筐籃裡面，就央看的人抬回家裡，臥於炕上，給他飲些米湯，連忙延醫診治。

過了幾日，晴雯見他舅母看待甚好，比在吳貴家裡大不相同，自知死而復生，恍同兩世，自己也平心和氣的調養身子，把種種苦淨盡丟開，飯食亦漸漸加增。不到一月，病已全愈。

吳媽又替另收拾一間乾淨屋子出來，給他居住。

晴雯因自己一無所有，衣食用度都是他舅舅家裡供給，心上不安，叫他舅舅去吳貴家裡討取銀錢衣物回來幫補。他舅舅倒是一個正經務農的人，平日瞧他姪子不上眼，後來娶了姪媳婦，又見是一個歪貨，總不許他們上門。聽見晴雯要去討他的東西，便道：「甥女兒，雖是你的東西，放在他家這一個來月，已不知鼓搗到那裡去了。你那一隻瘦子最是眼小的，趁你病著，順風吹火兒，藏的藏，變的變，貓嘴裡挖餵，不去討倒省些氣。」

瞧你舅舅將近五十歲的人了，只有你四五歲一個小兄弟，粗布衣服是夠你們穿的，粗茶淡飯也餓不了你們。聽你舅母說起來，你也不想進裡頭去的了，安心住在這裡，底下我給你留心。知道你莊家粗活是做不上來的，也不要你動手，有的針線活計，幫著你舅母做做也隨你的便。」一番話，說的晴雯十分感激，住在吳家倒也算得個絕處逢生的地場。

他舅母又引著到前後各處瞧了瞧鄉村風景，道：「你舅舅真是全靠兩隻手做這分人家來，一天那有半刻閒的工夫。一清早就背了筐子出去拾糞，數九天凍的手上開了裂，暑伏天鎮日家毒日頭地裡曬著，懷裡揣著兩個谷面饅饅，也當了一頓飯。」

空閒的時候，還趕著兩個毛驢子煤窯上去駝炭，掙他一百八十。

我也幫著你舅舅熬個三更半夜，紡花織布，怕花錢買燈油，趁著月明地裡做活。如今都熬出來了，靠著老天爺幾年好收成，打的糧食吃不了，地頭上瓜茄蔬菜都現成，那一樣要花錢買的！你看屋子也蓋好了，上好地置了八九十畝，家裡黃牛餵了兩三條，自耕自種，就添上一個甥女兒也吃不窮你家舅舅。我知道甥女兒是在裡頭吃慣好的，愛吃什麼儘管和我說，也別替你家舅舅省錢，太委屈了你。」晴雯聽了越發歡喜。有時到屋後園子裡逛逛，見一帶疏籬，幾叢翠竹，屋旁又有十餘株梅李疏密相間，觸景綦懷，不禁神往大觀園內，想無端被太太盛怒攆逐，定有人在太太跟前進了讒言。雖然我在裡頭性子未免躁烈一點，結怨的不少，但沒有這個人在太太跟前敢說話，就是太太，也未必相信他十分。我猜起來，除了他，再沒第二個人。我到底害了他什麼路，不想我和你都是老太太派給寶玉的人，你是已經夠分兒的了，再巴結你的不好，何苦來暗箭傷人？我今番死不了，倒要睜開兩隻眼看他，別碰在

我手裡，任憑你做了寶奶奶、寶太太，肉也要咬他一塊下來的。又瞧著貼身穿的襖子，感念寶玉多情。倘知道我還沒有死，寄住在這裡，定要變法兒叫我進去，太太如何肯依？萬一翻騰起來，有許多不便。園裡姑娘們這些坑兒卡兒已夠他照管了，攔得住再分一條心到我身上來，可還有吃飯唸書的工夫嗎？橫豎人家都知道我已經死的了。前兒聽這裡舅舅說起來，他姪兒兩口子也不上門的，我再叮囑舅舅、舅母，竟把我住在這裡這一節事，別告訴人家，便好把寶玉瞞住。消停一年半載，再看機會是正經。晴雯打定主意，每日靜坐無事，做些活計，倒可添補自己零星動用。

約過一年之後，忽一日有人來與晴雯說媒，他舅母便歡天喜地的來告訴晴雯。晴雯一聞此言，便嚇得目定口呆，心頭暗暗盤算，自己爹娘已經亡過，推不到爹媽身上去作主；要說裡頭許配的了，又不便憑空捏出一個人來；若說不願出嫁，又怕他們動疑，也不像一句話，總想不出回覆他們的話來。一時神思慌亂，惟有臉漲通紅，悄默聲兒跑到自己屋裡，躺倒炕上納悶。

吳媽還解不開晴雯的意思，只道女孩兒家聽了提親的話臉上害臊，所以走了。便和男人商量作主，竟把親事允了。因先前問過晴雯的年庚，吳媽記得，告訴了他男人，一面去央一位村館先生寫了八字回來。停了兩天，媒人來袖了庚帖送去，講定天婚不用占卜，就擇吉行聘。那一天端送盤盒，所有金珠首飾、細緞綾紗，以及喜茶喜果、羊酒米麵，極其豐盛，一面端整酒席款待媒人。吳媽將聘禮逐一檢點，都是耀眼增光，鮮明璀璨，料他甥女見了沒有不歡喜的。自己守著這些東西，便叫他五六歲這個孩子去給姊姊道喜，叫姊姊出來瞧瞧。

晴雯出來一看，已明白八九。此時再不能隱忍，便道：「甥女兒蒙救命大恩，又養活了一年多，真是天高地厚，同親生爹媽一般。凡事原該聽舅舅、舅母作主，但女孩兒終身大事，也要出於自己情願，怎麼舅舅就幹得這樣冒失，不如趁早把這些東西退還了人家是正經。」吳媽聽了，摸不著晴雯的心事，便道：「這一門子親，數他人材是第一等，家裡也很勢派，來往的都是官宦。講到吃的、穿的，比你舅舅家裡強幾十倍呢。

他家也就住在這堡子裡，相離不過兩三里路，底裡都知道的。

如今央的媒人，就算咱們堡子裡一家大富戶，捐的官職叫什麼掛線米桶，算起來沒有一件不稱姑娘的心。所以前兒我和姑娘說了，就叫你舅舅作主，許了他家，把姑娘的年庚開了去。人家也不合婚，看了今兒好日子送過聘禮來，姑娘你瞧。姑娘在榮府裡頭住的日子久，自然見識過這些好東西。若說莊農人家，一

輩子沒有見過眼，我就看了件件有趣可愛，沒有一樣叫得出他名兒呢。」

晴雯不等吳媽說完，臉已氣白，幾乎要把這些東西踩的踩、摔的摔，發出舊時在怡紅院的性子來。又想他舅舅、舅母一年以來養恩深，此事原是他們的好意，不過鄉里人辦事粗率，本來自己隱情從未吐露，他們如何得知？於是又縮住了手，回到房中自歎薄命。心坎上雖丟不下寶玉，但現在內外隔絕，將來能否進府，尚在水中撈月，偏又碰出這樣意外之事，不如早早尋死，一了百了。一面鬆開外衣，把換穿寶玉的襖子翻覆細看，怔怔的發了一會呆，止不住淚點淋漓，襟子上早濕透了一塊。當下主意已決，掩了房門，找了一條繩子，踩上炕沿，一手把繩頭穿在樑上，縛做了個活套，把脖子套入裡面，兩腳一蹬離炕，兩手直垂下來，霎時咽喉氣閉，魂魄離身。見一白髮老者，將手中拐杖架絡縊繩，倒身跪地，將手亂搖，晴雯不解其意。

不多一會，早有他舅母推門進內，瞥見驚喊，叫了鄰居女人幫同解下，灌救甦醒。這一嚷，連堂屋內坐的媒人也吃驚不小，細細問明緣由，怕打威逼人命官司，情願收回原聘禮物，送還原庚八字，一場掃興而散。

再講晴雯，恍惚記起上吊時所見之人，明明像是土地，大有古怪。或者將來和寶玉還有相見之日，不該如此結果。於是轉悲為喜，反向他舅舅、舅母跟前賠不是，說：「甥女兒年輕性執，一時短見，累你們老人家受驚。別怪甥女兒，將來總要報答舅舅、舅母的大恩呢。」隱約其詞，說了幾句話，吳家夫婦好言相慰。自此，再不提議親一事，晴雯相安度日。此是補敘前事，交代清楚不表。

且說花自芳的女人，那一日見襲人話不投機，一場沒趣。

回到家裡，把襲人的話都告訴了他男人。花自芳道：「我確確實實打聽的寶二爺是不回家定的了。他死守在裡頭算什麼呢？

既是叫你去回太太，或因他自己開不出口來，你過幾天去找太太的陪房周奶奶，煩他在太太跟前方便一聲兒，候太太怎麼樣示下。」當下正接著寶釵的喪事，裡頭忙亂，把這件事擱起。那邊媒人連次到花自芳家方信，沒奈何催他女人去走一趟。

花家的趕著吃了飯出門，徑往榮府後街門，一直進院來到周瑞家裡，告訴這話。周瑞家的滿口擔承，道：「孀子你坐在我家裡老等，太太允不允我總出來回你個准信。」一時周瑞家的進去，回了花家的話。王夫人想起寶釵在病中也曾提過這件事，便道：

「襲人這個人我早瞧起他的。如今寶玉這下流東西自己沒造化，顛顛倒倒乾出這樣事來，已經坑死了一個寶丫頭，何苦再把人家女孩兒委屈他一輩子？既然他哥子有這話很好，明兒就叫他家去。」當下吩咐玉釧：「去和璉二奶奶說，寶姑娘屋裡的東西，前兒二奶奶已經手封鎖了，鑰匙在他那裡，叫他自己過去，或是打發平兒去，把寶姑娘的衣服首飾多拿幾件賞給襲人。外頭的例賞也就給了他，替我另再給他幾兩銀子。

「一面又叫周瑞家的去告訴襲人一聲。那周瑞家的自去和襲人說明了王夫人的話，就出來覆了花自芳的女人。

且講玉釧聽了王夫人吩咐來和鳳姐說了，鳳姐歎口氣道：

「死的死，嫁的嫁，都是寶玉自己鬧出來的事。井塌連屋倒，怎麼這兩三個月裡，咱們家裡的運氣就敗壞到這個地步？」又問玉釧道：「這件事，到底是襲人自己要出去呢，怎麼樣？」

平兒在旁接口道：「奶奶倒說的發笑，怎麼他自己要出去呢？頭裡寶姑娘病的時候，就恍惚聽見花自芳的女人進來過一趟，在襲人屋裡咕啣了半天，碰了釘子出去的。如今不知太太怎麼又知道了。」一面笑問玉釧道：「太太這會兒怎麼忽然要打發他出去？」玉釧道：「剛才周大娘來回太太，說花自芳的女人央他來求太太的恩典，太太一口應許，道：『已經坑死了一個，再別委屈人家女孩兒。』就叫我來告訴奶奶呢。」鳳姐聽到「坑死一個」的話，一陣心酸，頓時兩眼發眩，便叫平兒：「你帶了鑰匙，和玉釧同去，依著太太的吩咐，把東西拾掇出來，拿去請太太過一過目，再給他。」說畢，就躺在炕上，叫一個小丫頭跪到炕沿邊和他揉胸口。平兒和玉釧自去拿了東西，送與王夫人看了。

平兒和襲人素來本好，今日假公濟私，自然只揀好的拿出。

王夫人還說：「這些東西留著看了酸，不如再多給幾件子，如今就是那麼著罷。」又叫玉釧兌了四十兩銀子，同衣包首飾叫一個老婆子拿了。

平兒仍拉著玉釧斷跟到襲人屋裡，見他一個人呆呆的坐在炕沿上，眼圈兒已哭得通紅。襲人見他們進去，忙起身讓坐。

三個人本是平日最投脾氣，無話不說的。及至此時，明知襲人勉強走了這條路，恭喜他又不是，勸慰他又不是，開口一著形跡，反像譏諷他似的。襲人一見他們，亦覺腴腆侷促，彼此無話。平兒只得叫老婆子打開包袱匣子，逐一檢點交代清楚，各自推故走了。

襲人想太太賞給這些東西，主子的恩典益重，未免悲苦益深。一件件知是寶釵遺物，觸目傷心。寶釵何在？寶玉何方？

我這一個人從此出了榮府，也似有若無的了。襲人想到傷心之處，萬縷愁思，迴腸百折，連身子都晃晃蕩蕩，如做夢一般。

這一夜整整的哭到天明，沒奈何掙扎起來，鳳姐那邊正打發小紅過來。未知小紅何事，再看下回分解。

